

# 语言接触中的“可见”与“不可见”

## ——安徽阜阳汉语方言借词分层研究

袁梦萍, 湛余鸿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 摘要

本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分析工具, 聚焦安徽阜阳汉语方言中的借词现象, 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在非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中, 借词呈现怎样的层次结构? 不同层次借词的来源、功能和整合程度存在哪些系统差异? 以安徽阜阳方言为语料来源, 挑选15个涵盖生活用品、饮食、称谓、动作等多个语义场的典型借词进行原词考证。基于“可见叠加”与“不可见叠加”理论框架, 结合语言接触类型与程度层级理论, 对借词进行分层描写。研究发现: 阜阳方言借词存在清晰的层次分化, 可分为“可见叠加”的近代文化借词层与“不可见叠加”的古语传承层。前者以“洋货”词为代表, 借入时间明确、外来标记清晰、语音整合浅度、正在快速萎缩; 后者以古代汉语传承词为代表, 历时传承久远、无外来标记、语音深度整合、部分仍在口语中存续。

### 关键词

语言接触, 借词分层, 可见叠加, 不可见叠加, 阜阳方言

#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 Language Contact

## —A Stratification Study of Loanwords in the Fuyang Dialect of Anhui Province

Mengping Yuan, Yuhong Z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5,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 Abstract

Adopting language contact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loanword phenomena in the Fuyang dialect of Anhui Province and seek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

tions: What kind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o loanwords exhibit in a Chinese dialect spoken in a non-ethnic minority region? What systematic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loanword strata in terms of source, function, and degree of integration? Using the Fuyang dialect of Anhui Province as the corpus, this study selects fifteen typical loanwords covering multiple semantic fields—such as daily necessities, food and drink, appellations, and actions—and traces their origins.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visible superposition” and “invisible superposition”, combined with theories of language contact typology and degree hierarchy, it provides a stratified description of these loanwords. The findings reveal a clear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loanwords in the Fuyang dialect,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a modern cultural loanword stratum characterized by “visible superimposition” and an archaic inherited stratum characterized by “invisible superimposition”. The former is typified by terms for foreign goods introduced, marked by clear borrowing timeframes, distinct foreign markers, shallow phonetic integration, and rapid obsolescence. The latter comprises inherited words from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ized by long-term diachronic transmission, absence of foreign markers, deep phonetic integration, and continued vitality in colloquial use.

##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Loanword Stratification, Visible Superimposition, Invisible Superimposition, Fuyang Diale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安徽阜阳地处皖西北, 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商阜片。此地历史上是南北交通要道, 处于中原文化圈边缘, 受黄河文化、淮河文化多重浸润。这种特殊的地理历史位置, 使阜阳方言词汇系统中沉淀了性质各异的语言成分, 既有明清以来随“洋货”贸易传入、以“洋”字为标记的近代借词, 也保留了一批在普通话中业已消亡的古汉语词汇, 同时还分布着与周边河南、山东方言共享的区域性词语。这一词汇面貌提示我们, 阜阳方言可能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语言接触的清晰痕迹。

语言接触作为语言演变的重要外部动因, 一直是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核心议题。随着接触语言学理论不断深化, 研究者逐渐从宏观的借词现象描写转向微观的借用层次与机制分析。安徽阜阳方言地处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交汇地带, 历史上受多次人口迁徙及周边方言的持续影响, 其词汇系统中积淀了多层外来成分, 是考察语言接触层次性的理想样本。本文基于接触语言学的前沿理论, 聚焦阜阳方言借词中的“可见”与“不可见”现象, 旨在揭示不同接触强度下词汇借用的分层特征及其内在机制。

语言接触历来是历史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考察语言演变的核心维度。从埃纳尔·豪根对借词类型的开创性划分[1], 到汤姆森关于接触强度与借用层级关系的系统论述[2], 学界已形成共识: 任何语言成分皆可被借用, 且接触强度越大, 借用层次越深。国内学者中, 陈保亚提出的“语言联盟”与“同构原则”为汉藏语言接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3]; 王远新则进一步将接触类型与程度系统化, 区分直接与间接触、文化借用与密切借用, 并强调语言态度在接触过程中的调节作用[4]。这些研究推动着接触语言学从宏观描写走向微观机制分析。

在这一理论演进中, 郭沈青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最新研究, 区分了语言接触的两种叠加形式, 一是“可见叠加”, 词汇借用伴随不规则语音变化; 二是“不可见叠加”, 语音系统融合伴随规则语音变化。并提

出了“参照析层法”用于离析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5]。这一理论创新为本文提供了直接的分析工具。

然而, 反观阜阳方言的既有研究, 虽已有学者指出其保留古汉语成分并受周边方言影响[6], 或对语音系统进行了共时描写[7], 但总体上仍偏重语音层面, 词汇接触借用现象的系统考察尚付阙如, 更缺乏从接触层次理论出发的深度阐释。阜阳方言作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交汇地带方言, 其词汇系统的多层叠加特征恰是检验上述理论的理想样本。

本人作为阜阳人,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逐渐觉察到, 该方言中存在三类来源与面貌迥异的“非常用词”: 第一类是“洋火”等带有明显外来标记的“洋”字词, 直观提示其近代外来身份; 第二类是“盖体”(被子)、“恶囊”(肮脏)等日常高频词, 虽无外来标记却无法从普通话或周边方言直接溯源; 第三类则是与周边方言共有的区域词语。这三类词汇在来源途径、语音整合深度和使用活力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分别对应了何种接触类型? 其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借用层次分化? 这些来自本人的朴素疑问, 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基于此, 本文以阜阳方言为考察对象, 选取涵盖生活用品、饮食、称谓、动作等多个语义场的十五个典型借词进行原词考证, 并引入郭沈青“可见叠加”与“不可见叠加”的理论框架, 结合王远新的接触层级理论, 对借词进行分层描写。本文旨在揭示阜阳方言借词在语音整合程度、形态标记特征和使用功能上的系统差异, 进而回答非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中借词层次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 以期接触语言学的理论验证提供一个汉语方言的微观案例。

## 2. 语料来源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以下: 第一, 本人的家乡话语感; 第二, 地方志文献, 包括《安徽省志·方言志》中收录的阜阳方言基础语料[8], 以及《阜阳县志》“第二节 词汇”所录方言词汇条目[9]; 第三, 学界关于阜阳方言的研究语料。语料采集时间跨度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

## 3. 理论框架

### (一) 语言接触与借词

语言接触指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群相互交往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现象。借词是语言接触最直观的产物, 指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引入的词汇单位。埃纳尔·豪根经典定义强调, 借词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源于源语言的词项在目标语言中得到复现; 二是该词项被目标语言使用者接纳为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 而非临时性的语码转换[1]。

本文采用王远新对语言接触类型的区分: 直接接触依赖双语人中介, 往往导致深度接触; 间接接触通过书面语或媒体传播, 多为浅度接触[4]。阜阳方言中的借词涉及多种接触类型: 近代“洋货”借词属于间接文化接触, 古语词涉及历时传承而非共时接触, 区域共享词则涉及方言间的横向接触。

### (二) 可见叠加与不可见叠加

郭沈青在研究陕南方言接触时, 区分了两种基本叠加形式: 可见叠加通常表现为词汇层面的借用, 并伴随不规则的语音变化。这类借词易于被语言使用者察觉, 往往承担名物指称功能, 其语音形式是对源语言形式的近似模仿, 因借入时代、中介方言等因素而呈现不规则的对应关系。借用者能够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外来”性质。不可见叠加源于两种语言的深层融合, 通常从语音系统开始, 并呈现规则的语音变化。这类借用难以被语言使用者察觉, 渗透至核心词汇, 其语音形式遵循目标语言的音系规则, 与源语言形成系统的对应关系。使用者往往不意识这些词汇的“特殊”性质[5]。

本文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阜阳方言借词分析, 同时进行理论拓展, 在汉语言方言内部, “不可见叠加”可以理解为古代汉语词汇在方言中的存留, 这些词汇并非“借入”, 而是“传承”, 但其在方言中

的延续同样经历了深度的语音和形态整合, 难以被使用者察觉其“非当代共同语”的性质。此外, 区域共享词也可以视为方言间“不可见叠加”的产物。

### (三) 借源考证方法

借源考证是借词研究的基础。龙国贻系统论述了民族语汉借词的借源考证方法, 强调区分“主借层”与“非主借层”、“主源层”与“非主源层”[10]。本文借鉴该方法, 对阜阳方言借词进行多源比对, 结合文献资料和语音对应规律, 考证最可能的来源。

## 4. 阜阳方言借词分类与考证

依据来源和性质, 将阜阳方言借词分为三类(表 1): 近代文化借词、古语传承词、区域共享词。每类选取 5 个典型借词进行考证, 逐一考证其来源并描写语音、形态及使用特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ypical loanwords in Fuyang dialect

**表 1.** 阜阳方言典型借词分类

近代文化借词——可见叠层	古语传承词——不可见叠层	区域共享词——不可见叠层
洋车子(自行车)	胰子(肥皂)	恶囊(脏、恶心)
洋碱(肥皂)	盖体、盖里(被子)	嗑叭(聊天)
洋火(火柴)	褙子(尿布)	秫秫(高粱)
电棒(手电筒、日光灯)	麩(白霉)	大爷(伯父、尊称)
分格(硬币)	溜雨(雨斜洒进来)	外爷(外祖父)

### (一) 近代文化借词

近代文化借词属于可见叠层, 指随西方工业品传入而进入阜阳方言的词汇, 其共同特征是带有“洋”“电”等外来标记, 语音形式接近普通话音系, 使用者能明确感知其“外来”性质。

“洋车子”指自行车, 由前缀“洋”加“车子”构成, 声调符合阜阳方言阳平 + 上声 + 轻声的规则, 形态上添增后缀“子”完全本土化。该词在老年群体中仍常用, 中年组使用较少, 青年组已罕见, 基本被“自行车”取代。“洋碱”指肥皂, “碱”本义为洗涤用品, 与“洋”组合指称新式洗涤用品, 语音上“碱”读尖音符合阜阳音系, 无后缀, 为复合词。其使用现状与“洋车子”相似, 老年组常用, 中青年少见, 已被“肥皂”“香皂”替代。“洋火”指火柴, 构词方式同上, 现仅在老年人口语中偶有出现。“电棒”一词较为特殊, 早期指手电筒, 后也用于指日光灯, 以“电”标记新式照明工具, “棒”为象形构词, 形态上为复合词, 无后缀。目前老年组仍常用其指手电筒, 中年组亦可指日光灯, 青年组使用较少。“分格”指硬币, 来源与近代货币单位有关, “分”为货币单位, “格”可能是“角”的音变兼儿化形式, 语音上“分”鼻化韵符合阜阳音系。该词在老年组中尚存, 中年组较少使用, 青年组已用“硬币”取代。

这类借词在形式上带有清晰的外来标记——前缀“洋”直接标识“外国传入”的性质, “电”标记新式技术产物, “分”则关联近代货币体系。如“洋火”、“洋布”、“洋烟”、“洋油”、“洋车”、“洋枪”等, 在《阜阳县志》“第二节 词汇”中被系统收录。该节评论道: “阜阳的方言词汇,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地区的文明观念。在过去闭关自守的时代, 人们从乡土观念出发, 创造出以‘洋’为词头……对看不惯的人和物, 均冠以‘洋’字加以贬低”。语音层面, 这类借词与普通话音系高度接近, 仅声调按照阜阳方言的调值进行最小幅度的调整, 如“洋”读阳平、“车”读上声, 未发生深层的语音演变, 源语言的语音痕迹, 实为官话语音, 保留较为明显。使用者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些词汇的“外来”或“新式”性质, 例如老年人在使用“洋车子”时, 往往附带“早先时候这么叫”的元语言意识。形态上, 部分借词经

历了本土化改造,如“洋车子”添增后缀“子”,但这种改造以满足基本指称功能为限,未触发更深层的语音系统调整。从演变趋势来看,可见叠加层借词正处于快速萎缩之中:它们基本局限于老年组口语,中年组使用较少,青年组已罕见,正被普通话词汇“自行车”“火柴”“硬币”等全面替代。这类借词属于“文化借用”,通过商贸渠道间接接触传入,接触强度较浅,因此借入后与方言音系的整合程度也较浅,其生命周期与所指事物的兴衰高度绑定——当洋货被国货替代、当新事物获得标准名称,这类借词便自然退出日常交际。

## (二) 古语传承词

古语传承词属于不可见叠加层,指从古代汉语直接传承而来、在阜阳方言中沿用至今的词汇,其语音经历了长期演变,完全融入方言音系,使用者通常不察觉其“古老”性质。

“胰子”指肥皂,源于古代用猪胰脏制作洗涤用品的习俗,《本草纲目》等文献均有记载。该词由“胰”加后缀“子”构成,语音上“胰”读阳平,与古汉语有整齐对应;语义上从“猪胰脏”引申为“肥皂”,经历了语义转移。目前老年组常用,中年组较少,青年组罕见,与“洋碱”同为“肥皂”的旧称。“盖体”或“盖里”指被子,源于古汉语“盖”的覆盖义引申。语音上“体”读为弱化形式,“里”为轻读,体现了口语的自然演变;形态上“体、里”已虚化为词缀性质。该词在中老年群体中仍常用,青年组使用较少。“褊子”指尿布,本字“褊”见于《广韵》《玉篇》,义为“小儿衣”。语音上“褊”读阳平符合方言演变规律,形态添后缀“子”。目前老年组常用,中年组较少,青年组罕见,被“尿不湿”“尿布”取代。“醜”指醋、酱油等表面生的白霉,为单音节词,见于《广韵》“醋生白醜”。语音为阳平,常说“生醜了”。该词在中老年口语中仍活跃,如“馒头生醜了”。“漚雨”指雨斜洒进来,为动宾结构,“漚”见于《集韵》“雨溅也”。语音上“漚”读去声,“雨”读上声,符合阜阳音系。该词中老年常用,如“窗户没关,漚雨了”。

这些词汇源自古汉语,有的见于《广韵》《集韵》等韵书,有的在历代文献中留有记载,传承时间可追溯至唐宋甚至更早。在长达数百上千年的口语传承中,这些词汇经历了深度的语音演变,完全融入阜阳方言的音系规则。例如“盖体”中“体”是在连续语流中的弱化形式,这种音变只有在长期高频使用中才能发生;“褊子”的“褊”读音符合古汉语到中原官话的声母、韵母演变规律,使用者只知其义而不知其本字。形态上,这些词普遍带有方言的典型标记——后缀“子”、虚化成分、动宾结构等,表明它们已在方言词汇系统中深度扎根。语义上,有的保留古义不变,有的发生自然引申,这种语义演变本身就是语言长期使用的产物。使用者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完全将其视为“本地话”的自然组成部分,不会产生“这是古语”或“这是外来词”的意识。

## (三) 区域共享词

区域共享词属于不可见叠加层,指阜阳与周边中原官话区,如河南、山东、皖北共有的词汇,通过长期地域交往形成一致性,使用者视为本地话的自然组成部分。

“恶囊”指脏或恶心,为双音节单纯词,在中原官话区普遍使用。语音为阴平+阴平,符合阜阳音系;语义可兼指客观脏和主观恶心,使用频率高,各年龄段均常用,生命力旺盛。“嗑叭”指聊天,可能源于“嗑牙”的音变,为双音节单纯词,可重叠为“嗑嗑叭叭”。中老年组常用,青年组较少,有被“聊天”替代的趋势。“秫秫”指高粱,为重叠式名词,中原官话普遍使用。农村地区仍常用,城市渐少。“大爷”在阜阳方言中指伯父,也用作对年长男性的尊称,与普通话“大爷”的语义和语用不同,为亲属称谓与社会称谓的复合词。各年龄段均常用,是稳定的区域特征词。“外爷”指外祖父区别于“爷爷”,为复合词,河南、安徽部分地区通用,各年龄段均常用。

阜阳地处中原官话商阜片,与河南、山东、皖北等地长期存在人口迁徙、联姻经商、集市往来等密切接触。这类词的形成时间虽晚于古语传承词,但也经历了数十年至数百年的区域整合。语音上,它们

与周边方言高度一致,符合中原官话的共同音系特征。形态上,双音节单纯词、重叠式、复合称谓等形式完全符合方言构词规则。使用上,这类词的生命力远强于近代文化借词,性状词“恶囊”在青年口语中仍活跃,部分生活词“嗑叽”虽面临“聊天”的竞争,但因语体色彩不同而部分保留。使用者同样不将其视为“外来”,而是视为“本地话的正宗说法”。

综上,我们需要注意,“可见”与“不可见”的区别,不仅在于借词的来源性质,更在于使用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词汇的整合深度。可见叠加层的“可见”,既指外来标记的视觉或听觉可识别性,如“洋”字本身就在提示来源,也指使用者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些词“不是本地固有的”;不可见叠加层的“不可见”,则指这些词已经完全“隐身”于方言系统之中,使用者只知“我们这么说话”,而不追问“这个词从哪里来”。这种心理意识的差异,是两种叠加形式的深层分野。

## 5. 结语

本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视角,聚焦安徽阜阳汉语方言中的借词现象,基于15个典型借词的考证,运用“可见叠加和不可见叠加”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阜阳方言借词存在清晰的层次分化。可见叠加层以近代文化借词为代表,外来标记清晰、语音整合浅度、使用代际限于老年、正快速萎缩;不可见叠加层以古语传承词和区域共享词为代表,历时传承久远或区域扩散深入,语音深度整合、形态完全本土化、部分仍在各年龄段口语中稳定存续。

## 参考文献

- [1] Haugen, E.I.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 210-231. <https://doi.org/10.2307/410058>
- [2] Thomason, S.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3] 陈保亚. 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4] 王远新. 论语言接触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J]. 民族学刊, 2025, 16(10): 1-8+151.
- [5] 郭沈青. 语言的接触层叠与参照析层法[J]. 中国语言学报, 2025, 53(2): 476-493.
- [6] 王琴. 方言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N]. 颍州晚报, 2023-06-30(007).
- [7] 殷曼曼. 阜阳市颍东区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 [8]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方言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9] 阜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阜阳县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 [10] 龙国贻. 民族语汉借词借源考证方法初探——以瑶语藻敏方言为例[J]. 民族语文, 2025(2): 101-107.